

工薪族 30 岁起月存 1195 元 30 年可以攒 120 万养老 [详见 A2 版]	CPI 反弹重回负利率时代 蔬菜日用品普遍提价 [详见 C1 版]	四年熊市慢慢渐远 新一轮牛市将形成 [详见 C3 版]	与投资人“闪婚”的苦果: 创始人被离职 [详见 B1 版]	欲代理名酒 他被骗走百余万 [详见 B3 版]
你能养活几张卡? 100 元 10 年后要倒给银行 20 元 [详见 A3 版]	揭秘中国富豪私人飞机: 飞一趟成本五六十万 [详见 C2 版]	高盛在“客户利益至上” 利用财务技巧谋利 [详见 C4 版]	帮宠物办“移民” 或可月入数万 [详见 B2 版]	上海大学生模仿剑桥学生卖险做广告 成功赚千元 [详见 B4 版]

山西煤老板回应 7000 万嫁女 否认白菜价买国有矿

3 月,一篇网帖再次激起了全国网友对山西煤老板的声讨:柳林煤老板邢利斌嫁女儿举办了阵容堪比春晚的演唱会,陪嫁 6 辆法拉利,花费 7000 万元!几天后,他的发家史也被指“迷雾重重”。一向行事低调的邢利斌,顿时成为舆论风暴中心。炫富、奢侈、土包子……网友的不满声、鄙视声、谩骂声四起。同时,也有人回忆在他资助的学校上学的情形,称赞他为当地发展做出过很大贡献。

邢利斌是山西省柳林县留誉镇人,今年 45 岁,1990 年毕业于山西大学。目前是山西联盛集团董事局主席。

在引人注目的“煤老板”、“7000 万”等等名头、数字以及冰火两重天的网友评论背后,真实的邢利斌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对此事又是什么态度?3 月 29 日,环球网人物杂志记者赶赴山西省吕梁市柳林县,一探究竟。

活动是“三合一” 花了 1500 万

“这次给媒体、给大众添麻烦了,我深表歉意。”一见面,邢利斌就说了这样一句话,让记者多少有些诧异——来之前,记者曾试想过他的第一反应:气愤、委屈、懊悔……但没想到“歉意”。

邢利斌的办公室在联盛集团办公楼顶层,透过宽大的玻璃窗可以清楚地看到对面的吕梁山峦。落座后,记者就把几个问题抛给了他。公司董事局副主席马学耘也一同接受了采访。

记者:婚礼是花费 7000 万元吗?据说亲友们是包机去的。

邢利斌:这次规模搞得大了点,主要是因为集团在海南的地产项目开盘,这个日子是早就订好的。其次,今年是集团成立 10 周年,本来就打算搞个隆重些的庆典活动。第三是女儿结婚,正好女婿从国外回来,有一周假期,就合在一起了。而且我们与男方商定,周年庆典由我们安排,婚礼费用是男方承担。

我不知道网上 7000 万是怎么来的。你看,这是“联盛 10 周年庆典系列活动之三亚演唱会支出明细表”,1500 万,合同、发票都附在后面。说实话,花多少钱我也是刚知道。这是董事局副主席马学耘报给我的,他是这次活动总管。

马学耘:作为 10 周年回馈,我们组织集团中层以上干部和家属旅游一周,1500 万中也包括这部分费用。我们分了 7 个小组,由旅行社组织,3 月 14 日出发到不同地方旅游,3 月 17 日赶到三亚。网上说的包机指的是这个吧。

记者:请了那么多明星,这些钱够吗?

邢利斌:朱军、周涛、殷秀梅、阎维文、冯巩、撒贝宁等都是我多年的好朋友,他们多年为北京儿童医院搞义演,我也多次参与了他们的活动。这次,他们都是作为朋友来帮忙的,一分钱没要。

马学耘:网上说的明星中,宋祖英、王力宏根本就没有参加。

记者:陪嫁 6 辆法拉利?

邢利斌:你说我有必要陪嫁 6

网上很多信息是不实的,你们是第一个来实地采访的媒体。坦率地说,我不后悔,我没有做错什么事。我反对浪费,但我也不要做个守财奴。财富二次分配没什么不好,最终都归于社会。但我还是在家里自我封闭了 3 天。我感到忧虑,网络热炒这些事,无形中强化了人和人之间、人和社会之间的矛盾,我对这种导向和人的心态感到忧虑。

——邢利斌



辆车吗?实际情况是,只有一辆是陪嫁,是我弟弟、两个妹妹、小舅子、小姨子共同买的。另外几辆,分别是我弟弟的 1 辆,由我弟弟向法拉利公司借的 3 辆,向北京朋友借的 1 辆。

婚礼举办前,我就婚礼办不办、怎么办、在哪里办,与家人、集团里领导层商量了很多次。开始,女儿和她妈都不同意办,可是不办,人家说你邢利斌有钱了,怕我们吃你的饭呢?最后定在三亚,与地产项目开盘仪式、10 周年庆典一起办了。

记者:男方家是海南房地产商吗?

邢利斌:不是。亲家是韶关人,开过水泥厂,之前我们两家大人并不认识。两个孩子是在英国读中学就认识了,后来都考到了美国上大学。他们是自由恋爱,我们家长一点没干涉。

买兴无煤矿不是 8000 万, 是 5.8 亿

在 2011 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邢利斌以 44.8 亿元的个人财富位列第 244 名。在他的发家史上,以 8000 万元的“白菜价”获得兴无煤矿的全部股权是网络上对其“暴富”的

最大指责。某媒体称:兴无煤矿出让后不久,柳林县又出让了几处煤矿,其中,矾水沟煤矿公开竞价转让价达 3.93 亿元。若按储量计算,兴无煤矿每吨煤炭成本为 0.52 元,仅是矾水沟煤矿的 1/11。

时任柳林县委书记李润林告诉记者:“柳林煤炭企业 2001 年欠税超过 1 亿元,欠发工资 5000 万元,2002 年,县委、县政府提出了‘一退两置换’(国有资产有偿退出、产权置换、职工身份置换),并以兴无煤矿作为改制试点。兴无煤矿年产 60 万吨,是全县最大的国有企业,也是矛盾最多、负债最多的企业,债务累计近 2 亿元。当时的县委领导几次找到中煤、太原煤气化等多家公司,希望对方能收购兴无煤矿。转让价 5000 万元,但要负担原有债务,接收 1000 名职工,结果都没谈成。”

后来,柳林县委、县政府通过山西电视台发布了拍卖兴无煤矿的消息。参与评标的一位原县政府干部说,“当时印象太深刻了。那是 2002 年 6 月 8 日,现场拆标书,县内外约有 12 家企业公开竞标,差距非常悬殊。邢利斌报价 8000 万元,愿意承担所有债务,承诺不让一名职工下岗;同时对于县委、县政府提出的中标企业必须在当地建一座希望小学、一座焦化厂的要求也一口答应。第二名的报价 5000 万元,对于职工的接收提出很多附加条件,如考试上岗等等。评标人包括县委书记、县长及各个相关职能局长在内共有 40 人,其中 39 人同意邢利斌接手。”

说起这个过程,邢利斌告诉记者,“兴无煤矿的拍卖是在 2002 年。当时经济疲软,煤炭行业很不景气,每吨煤只能卖 68—70 元;即使好不容易卖出去,款也很难收回来。拍卖前,兴无煤矿曾 7 个月发不出工资。其实,我一共出资了 5.8 亿元买断兴无煤矿全部国有资产——现金支付 8000 万元,承接债务 1.93 亿元,偿付资源价款 3.1 亿元。”

记者随后走访了几位兴无煤矿的老职工,其中有名叫薛有厚的老人说:“邢总一接手就承诺,5 年后让我们住上楼、开上车,后来都实现了。”

邢利斌购买兴无煤矿的 8000 万元从何而来?他从何处掘到“第一桶金”?

一位了解邢利斌的当地人告诉记者,说到邢利斌的发家史,还得从他 1990 年承包吕梁市中阳县一家铁厂说起。“当时铁厂只有一个 7 立方米的冶炼炉,邢利斌接手后建了两个 17 立方米的冶炼炉,随即又建了焦化厂。1998 年焦煤行业疲软,他卖掉铁厂挣了 500 多万元,但焦化厂赔了钱。2000 年,邢利斌回柳林发展,在亲朋资助下承包了金家庄煤矿。购买兴无煤矿时,邢利斌只有 1000 万元,其余是他凭借信誉,以预售煤炭的方式从客户手中获得的。”

说到有人质疑煤矿收购兼并存



在幕后交易时,邢利斌说,“除了兴无煤矿是拍卖得到的,过程你都知道了,其他的煤矿都是利用市场机制、通过市场手段收购的,没有一个是通过政府审批的;而且每次买煤矿我出的价都高于当时的市场价。有人说我是傻子,但我清楚,我买的不仅仅是资源,而是未来。”

“我挣的钱都干什么了”

“大家都很关心作为煤老板,我挣的钱都干什么了。我先带你们去看看我们要投资 100 亿元,在 154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进行的山、水、田、林、路、村、企整体开发的农业园区。”当天下午 4 时,邢利斌带记者来到留誉镇正在建设中的联盛生态农业文化园区。

“留誉镇是我老家,18 个村把我选成了村主任,我就想为村里做点事情。其实,我原来想得很简单,村民经过培训到集团上班,土地退耕还林。但是煤挖完了怎么办?企业垮了怎么办?这样,一步步就把事情往前推着走,规划越做越大,越做越细。”

记者了解到,现在留誉镇的所有土地实行了土地流转,村民以户加入合作社,将自己承包地流转 to 合作社。合作社以土地经营权出资占 40%,联盛集团以现金出资占 60%。“土地获得收益前,我们给村民每人每年 2000 元、两袋白面。”邢利斌说。

“投入这么大资金搞农业,我们集团领导班子也有分歧,一部分人认

为农业项目投资大、见效慢,‘挥金如土’相当于‘挥金如土’。但我相信这是长效项目、朝阳项目,今后,我的主要精力就放到农业上了。”邢利斌说起来很兴奋。

“你看,路边这些松树都是我们种的。山上种的是核桃树、坡上种的是钙果树,坡下将来是高粱与土豆轮茬种。我们挖的煤是几十亿年前的森林变的,现在再在地上为后代种植一片森林。”

经过了坡度很大的盘山路,车停在了投资 18 亿元在建的联盛教育园区中。说起邢利斌投资教育,还有段故事。2003 年,柳林县高考达线的只有 126 人,县委书记着急地说:“怎么才是个传呼号,怎么也得是个移动号(135、136、139……)吧?”当时的县长阎国平在一次学校调研中,有感于师生流失,竟当众落泪。在场的邢利斌深受触动,当即表态,愿意出资助学。

随即,联盛集团先后为联盛中学老校区投入 2 亿多元,将原来的柳林四中改制为“公办民助”,并以高中 9 万元、初中 8 万元的年薪标准,在全国聘请优秀教师。学校第一任校长康序就是邢利斌挖来的。“我之前是吕梁高等专科学校校长助理,中文系主任,当时对来不来联盛中学很犹豫。结果呢,邢利斌找了我 20 多次,好几次抱着一箱啤酒来和我边喝边聊。我最终被他打动了。”

“将来,即使联盛集团不在了,学校还在。在我眼里,煤炭是资源,土地是资源,人才更是资源。”邢利斌说。

记者观点

运用财富比赢得财富更需智慧

邢利斌,可算是当今舆论裹挟下的煤老板代表,这群人在多大程度上是扭曲的或者是被扭曲的呢?“邢利斌 7000 万嫁女事件”像一面镜子。如果 7000 万嫁女不属实,他为何仍躲不过舆论的轰炸?

有评论者说,公众表现出种种非理性情绪的背后,也是大家面对巨大的贫富差距这一现实的无力感和焦虑感。

邢利斌曾说:“有钱不是一种罪



过,关键是要把钱用好。”说这句话时,他的心情颇为复杂。的确,对中国富豪而言,如何运用财富,也许比赢得财富需要更大的智慧。

(摘自《人民网》)

财富观点 | CaifuGuardian

期待司法守得住 “强拆”的公平底线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在暴力拆迁尚未被彻底遏制时,司法应当承担起社会的期望,通过完善的程序守住公平的底线。

最高法院日前发布司法解释,对办理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作出规定,日前正式实施。

2011 年初,拆迁条例废止,全新的征收条例出台。当时征收条例将强制拆除房屋由“行政强拆”改为“司法强拆”,被誉为立法亮点之一,认为这将有助于解决暴力拆迁问题。

不过条例实施之后,各地暴力强拆仍时有见闻。而征收条例确立的司法强拆制度,在实施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各地在司法强拆执行上做法不一,有的是法院裁决由行政机关执行,有的是法院自己组织强拆,有的则是法官现场监督行政机关强拆。

法官不愿成为拆迁矛盾的焦点可以理解,在去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行政强制法中,原来草案曾规定“行政机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案件,裁定执行的,由法院执行”,也因为裁定和执行到底是由法院和行政机关分别实施、还是统一由法院实施尚存争议,最终被删除。

这个司法解释明确“裁执分离”将成为强制执行的主导方式。其实,不管“裁执分离”还是“裁执一体”,公众关心的,还是司法能否守住强拆中的公平,遏制暴力强拆。

从整个司法解释看,最高法院确立了一个“准诉讼程序”,针对的是被征收人放弃提起行政诉讼后,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拆案件如何处理的问题。

理论上讲,被征收人放弃了司法救济权利,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拆除,法院只需对相关文件和资料进行程序合法性审查并强制拆除即可。

但拆迁问题极为复杂,涉及被征收人的重大利益以及行政机关征收行为是否旨在实现公共利益。被征收人放弃司法救济权利原因也很复杂,如果法院简单地只进行形式审查,可能会令被征收人失去最后获得救济的机会,也可能放纵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

为确保征收行为符合公共利益目的和保障被征收人权益,司法解释规定了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拆时需要提交更多的材料,比如被征收人意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材料等,法院在审查期间,可以根据需要调取相关证据、询问当事人、组织听证或者进行现场调查,这些虽然不是严格的行政诉讼程序,但从诉讼程序中吸取了很多做法,可以看出最高法院在制度设计上,力求通过比较完善的程序以落实对行政征收行为合法性和被征收人权益的保障。

不过在裁定不准予强制执行的七个情形中,存在一些模糊的表述,比如明显缺乏事实根据,明显缺乏法律、法规依据,明显不符合公平补偿原则,严重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明显”和“严重”这种不确定性极强的表述,可能会为法院在办理案件中带来过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也给地方政府和官员干预司法提供了借口。这给各地法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确保能够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实现对拆迁公平的保障。

法官从强拆现场“退出”,但强拆过程不能脱离司法的监督,虽然不能乐观地认为法官在场就一定不会发生暴力强拆,但对执行行为为更多的监督,是防止暴力强拆所需要的。

(摘自《新京报》)

西部首选

雄厚资金寻优质项目,免抵押,可风险投资,手续简捷,个人、企业项目不限、地域不限。

电 话:028-68000128

传递价值 成就你我

芙蓉王 文化头条新闻

湖南芙蓉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